

118
2016.8
236

人類的恩人

距現在一百五十年前，英國南部巴斯市，某晚有一家開了一個晚餐會，來客裏頭有政治家，實業家，醫生，軍人，都是附近有名的人。因當時還沒有燈電，棹上點着數十支大蠟燭，放着明晃晃的光亮。

飯後都還圍坐不散，喝着茶，談着閒話。不知何時，對面棹上，好像在辯論甚麼似的。傾耳聽去，只聽得一位紳士說道：



「不待言，我想蠟燭的火焰的中間，是比他的外邊熱得多」。

突然又有一個紳士反撥道：

「不然不然！還是稍離開火焰遠一點的地方熱」。

來客們都圍着燭臺，也有說外邊熱的。也有說裏邊熱的，各說各有理，爭執了許久，還是得不著一個結論。

在這當兒，有一位先前老不說話的少年紳士，突立起來說道：

「諸位空論不如實驗，等我來實驗看。」大家都爲

他停住了爭論，眼釘着那位少年紳士。（看去年約二十歲。）

那位少年紳士說罷，便走近燭臺，把右手第二指插進燭裏，經過一兩秒，他才徐徐把手指抽將出來。跟着又把手指放在燭焰的上邊：口中不覺說道：

「好熱。」接續又說道：

「到底是那裡熱，這當然可以明白了。」

到此大家纔息了爭，一齊都拍着手，稱讚這位青年的聰明。

諾。
這位青年是那個？就是後來成爲人類的恩人醫生景

人類從古以來，有一種生下來就逃不了的災病，比較黑死病，虎列拉，還要利害。這種災病是甚麼，就是「天花」。據醫生說，患了天花的人差不離十個裏頭要死四個。縱然不死，不是瞎了眼，便要變成癩子，成我們一生莫大的不幸。尤其是女子，若癩了臉，出嫁便成問題，更屬慘不可言。

更就病時狀態說：染了天花的人每每有很利害的發

熱，好像坐在火爐上一樣。全身迸出黃豆大的痲瘡，灌着黃色很厚的膿，膿乾後，又變成黑紅顏色。僅就臉上說，真看不出何處是眼睛，何處是鼻子，簡直要變成一個癩蛤蟆。令人不敢想，若一想，便要出身冷汗。

試看世界各國，一般鄉民多有供痘神的習慣，就這一點，可見一般對於天花，無不戰戰兢兢懷着很大的恐懼。

現在我們能免除這樣可怕的病症，都曉得是由於牛痘的發明，有了牛痘的發明，而後世界上一年內才得救

出若干萬的生命，可知最初發明牛痘的，確是我們人類莫大的恩人。這個恩人是那個，就是先所說英國醫生景諾。

據說他發明牛痘，很不容易，差不離經過千迴百折，費了一生的光陰，到了最後，還幾乎功敗垂成。

景諾是於一七四九年五月十七日生在英國南部巴斯市，他父親是個牧師，他生行第三，他幼時很聰穎，頂喜歡科學，從小學畢業後，因貧不能升學，給本街上醫生沙培德的醫院裏，做書記，醫生很愛他，並收他做弟

子，教他醫術，

後來他的醫學，日有進步，沒有多久，便在醫院代診病人。

一天有個榨牛奶女子來瞧病，景諾照例代診，很周到的診察了一遍，說道：

「有點發燒，大概是傷風罷！現在天花很流行，要留神纔好。」

「說到天花，那我倒不怕。」

「是甚麼原故。」

「我已染過牛痘，凡是染過牛痘的人，是不會染天花的。你看我的手上不是現在還留的癍印嗎？」一面說，一面伸出手叫他看。

景諾仔細瞧了一過。她手上果還留着像豆大的癍印。景諾雖知道榨牛奶的女子，常染牛的豆瘡。但染了牛痘以後，便不患天花的話，却是今回初次聽見。

景諾聽了以後，心中想道：若這女子所說的話，果真不錯。那麼！用人工的方法把牛痘種到人的身上，可怕的天花症，不是可以預防嗎？但他當時還不能自信，

後來又問了多少榨牛奶的婦人都是衆口一詞。他的自信力，纔一天一天加強起來。有一天他鼓着很的勇氣。向沙培德陳述他的意思，以爲可滿得醫師的贊成。不料反碰了一個釘子，說道：「村婦的話豈可盡信。」簡直不和他細談。

後來和其他的醫生說，也是一樣，不是說「牛和人不能相提並論。」便是說「小孩子若種了牛痘，臉便會變成牛相，嘿嘿的叫起來。」沒有一個同情於他。

一年景諾已二十一歲了，因鄉間求學，沒甚進步，

因某種機會去到英京倫敦，得拜門於當時有名的外科醫生韓達博士。韓爲人雖生性急躁，但是個很有學問的人。因見景諾性質溫順，很是喜愛。

景諾受韓達的教，學問自大有進步，但還不敢對先生陳述自己的心事。一天他見先生很高興，纔聚精會神向先生說道：

「實在說，我有一個心事，不管對誰說，誰都笑我。我想先生不同常人，或者能得先生的贊成，就是我們鄉裡，凡染了牛痘的人，都不患天花，我想若能夠用人

工把牛痘種到人的身上，一定可豫防可怕的天花，打救很多的性命。不曉得先生意思怎樣？」

「是真的嗎？」先生言下反問了一句，接着更說道

：「若是真的，你真懷着一片好心。好好用心研究，若有機會，實地試試看，只是世人迷信很深很難打破。無論甚麼事，總是要忍得苦，努力向着你的目的進行，一定可以成功。」

景諾的心事，從沒有得過人的同情，今天居然能得

着先生的贊許，喜極不覺淌下眼淚來了，景諾經先生這一番鼓勵，自然增加了勇氣百倍。

光陰易過，景諾在韓達先生處，從學的期滿。一天拜別了先生仍復回到故鄉，在故鄉開了一個小小醫院。當年正是二十九歲。

他對於牛痘的研究，已有了十五分自信力，所缺的只是實驗。可是談到實驗，却是件不容易的事，因關係人的性命，一點不容輕忽；並且實驗，必須小孩，自己又沒有子女，誰又肯把自己子的性命做兒戲，借給他

人。來做他的試驗品。

當地的醫生，還是照前一樣，沒有不訕笑他的。卽便有人肯把子女給他，不知要受社會多大的非難。

時光的遷延，不覺又過了十年，景諾在這十年間，爲他的心事，是多麼焦急，自不難想像。可是不久，機會來了。一年他正三十九歲。在那年春天他和一個很和婉的女子結了婚。

在第二年的春天，景諾便得了一個男孩，取名叫愛得。一到愛得第六個月的時候，景諾便下了一個大決心，要替

他種痘，可是牛痘的種，不容易得。恰巧當時家裏的豬，正患着痘瘡，便取得豬身上的痘漿，移種到他的愛兒臂上。

愛得種痘以後，第八天種的地方果真出了黃豆大的痘瘡，貫膿以後，沒多久，便乾了漿，結了痂。

兩年後更對愛得試種痘漿，再看天花出不出，種了十天後，不料種的地方發起紅腫來了。景諾一見大驚，幸而不見擴大便消下去了。次年又照樣種了一次，結果只漲了一點水漿，沒呈現甚麼病狀。

由此景諾的信念，自然越發確實了。可是用豬的痘漿，總覺有些不潔，仍決意採用牛痘。可是不試種他人的子女，對社會是不能證明自己的主張，又等了多少年，總是沒有機會。

一七九六年他已整四十七歲，距他發心研究牛痘的那一年，已經有二十七個年頭了。這一年天花很流行，他藉這個機會，幸在近村找得一個名叫詹姆士的八歲孩子；又恰巧隔壁榨牛奶的女子，手上正染着牛痘，便從那女子手上取得痘漿，移種到詹姆士的臂上。

據傳那天正是五月十四日，這一天確可說值得我們人類永遠紀念的一天，景諾在這天，當還沒種痘以前，很早就起了床，一個人靜悄悄跪在神前禱告，他雖生長牧師家庭，從小就慣於祈禱，可是從沒有像這回的虔誠。因爲這回這是最後的實驗，若有個萬一，不就要功敗垂成了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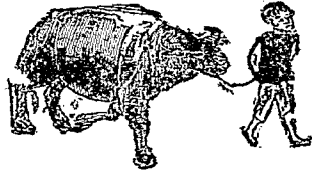
他很鄭重地，種痘在詹姆士臂上以後過了幾天；果照他所預料，結果異常良好，並且經過數年，也沒有染過天花。

後來更接連試驗了若干的小孩，都是和前一樣，當時雖還不免有些俗醫非難。但事實具在，社會上對他的信仰，漸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。

後來英國議會並在一八〇二年和一八〇七年，兩回議決，由國庫支出二十萬圓，做他的實驗費。到一八二三年他死的那一年，世界各國差不離都採用了他的新法。

據說現在英國巴斯市每年在五月十四日這一天，全市舉行種痘，永久紀念他拯人類的功勞。

人恩的類人



實 用 翻 必
驗 本 印 究

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 付印

定價大洋一分

著 者 湯 鶴 逸

校 訂 者 中 華 平 民 文 學 部

陳 筑 山 趙 水 澄

林 大 椿 湯 鶴 逸

李 劭 青 堵 初 述

劉 春 雷 瞿 冰 森

出 版 者 中 華 平 民 教 育 促 進 會

臨 刷 者 震 東 印 書 館

發 行 者 中 華 平 民 教 育 促 進 會
定 縣 實 區 驗

